



春柔  
◎ 吴有涛

精短  
小说

## 留半扇门

◎宋一枫

时间赶到了1946年初冬，刚过农历小雪节气没几天。月光如眉，洒在芦苇荡上。王正祥躲藏其中，手指下意识地在粗布衣襟上摩挲。他从太阳尚未落山时就藏身于此，月光透过芦苇缝隙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远处夜枭啼叫，让他后颈冒出细密汗珠。他必须等待，等到月亮隐没，夜色浓稠如墨，等到村庄里灯火俱灭，星星藏进云层，连翠娥家的小黑狗也进入梦乡，他才能前往翠娥家。

翠娥的丈夫曾有铁塔般的身躯，几年前被日军抓了壮丁，自此生死未卜。村人传言，他被卡车拉去修碉堡，不幸被大石头砸中脑袋，当场丧命。算命的张瞎子为其算卦，算到二十八岁便摇头不语，翠娥也渐渐信了丈夫已不在人世。她本想着托美珍找个男人搭伙过日子，可带着孩子，谈何容易。自从与王正祥有了感情，翠娥便决定为他留半扇门。那时，王正祥跟着二叔做木工，年轻力壮，比翠娥小了三岁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。

一天，翠娥一边系着纽扣，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你要是真心对我好，就去杀几个东洋人，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你。”没过多久，王正祥便报名参加了游击队，跟着区小队四处作战。凭借强壮体魄和灵活头脑，他很快就当上了特别行动队副队长。后来，他带着兄弟们成功杀了三个日本兵，还铲除了两个汉奸，立下战功。

“东洋人刚打跑，还乡团又闹得厉害。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啊。”翠娥说着，把几个萝卜心馒头小心翼翼地装进王正祥的荷包里。王正祥一边系绑腿，一边回头坚定地说：“日本鬼子都被咱们打败了，曹万山那点小喽啰，根本不用害怕！”王正祥还跟翠娥讲了，夏天的时候，他们打了七场大胜仗的事。翠娥说不害怕。

寒霜将草叶打湿，湿气透过薄薄的绑腿，像小刀轻轻划过他的皮肤。王正祥低头看着腰间鼓鼓的包袱，里面装着新四军的制服，铜扣硌着他的掌心。三天前，在营部仓库领到这套军装时，指导员用红布包好递给他，说这是主力部队才有的正规军装，从明天起，他们就正式编入正规部队，归野战军管辖了。王正祥把军装紧紧抱在怀里。

王正祥迫不及待地想把明天就能穿上正规军装的事告诉翠娥，

还有他们即将跟随大部队去外地作战的消息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上级原则同意他们结婚的事，等这次出征回来，就把喜事办了。

村口的柳树在夜色里歪歪斜斜，王正祥的布鞋早已被露水浸湿。他来到翠娥家门前，数到第七间土坯房，门上春联还是去年除夕他亲手贴的，经过一年风吹雨打，只剩下淡淡的糨糊痕迹，可门头横批“春满人间”四个字，依然鲜红。

他用三长两短的节奏叩响门，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“咋这么晚才来！”翠娥裹着碎花夹袄，匆匆闪出身来，发梢还带着被窝里的温暖气息。她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茄皮的床，茄皮是她和丈夫的孩子。下午太阳偏西时，翠娥让茄皮去姨妈家送圆子，还说要是太晚就别回来了。

她急忙把王正祥拽进屋内，木门吱呀一声关上。

货郎周贵每天早出晚归，走乡串户地叫卖，只有半夜才回家睡会儿觉。星星还挂在树丫间，他就出门了。路过村口老杨树时，他停下歇脚，不经意间看到翠娥家的灯突然亮了。等灯熄灭后，他掏出水烟，点燃一根火纸，借着微弱的火光，看了看怀表，指针指向九点三刻。扁担头的铃铛在夜风中轻轻作响，他朝着曹家镇飞奔而去。

曹家镇保安队队部里，煤油灯将还乡团团长曹万山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映在砖墙上。他满脸通红，摩挲着腰间匣子枪的木把，桌上摊开的地图上，一个红点被朱砂圈了起来。周贵凑到曹万山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，曹万山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嘴角的刀疤也跟着抽搐起来。“走，兄弟们！”曹万山抓起桌上的白酒，猛灌一口，烈酒顺着胡须滴落在银色纽扣的军装上。“都轻点声，带上火油和铁丝网。”

屋内，翠娥的指尖轻轻抚过靛蓝军装的前襟，黄铜纽扣在油灯下散发着温暖光泽。她把脸埋进叠好的军装里，棉布上还残留着仓库里的樟脑味。“真好看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王正祥吻住。两人相拥着倒在柜上，撞翻了针线笸箩，针线滚到墙根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子弹袋里的手榴弹硌着翠娥的胸口，她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。

突然，一阵犬吠打破了宁静，王正祥瞬间僵在翠娥身上。他竖起耳朵，听见风声中夹杂着杂乱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像

夺命的鼓点。翠娥慌乱地抓起棉袄裹住身体，新军装却从床沿滑落，展开的衣襟像一片寂静的靛蓝色湖面。

“从后窗跑！”翠娥赤脚跳下炕，抓起墙角的顶门杠。院门外传来木栓断裂的声音，火把的光亮已照上窗纸。王正祥摸到后窗，回头见翠娥正把新军装和子弹袋往柴堆里藏，火光勾勒出她单薄身影，鬓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脸颊上。

铁丝网很快围住了翠娥的家，邻居们的灯虽被点亮，却没有一家敢开门查看。曹万山的手电筒光柱扫过每一扇门、每一扇窗、每一面墙和每一个柴垛。他弯腰捡起一件破旧的蓝布棉袄，胸前的棉絮被抽出来止过血，还残留着一丝余温。曹万山的手指轻轻捻过粗糙的针脚，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一口桌子高的大水缸上，这种水缸在沙地养猪的人家，常被用来沤山芋藤，储存过冬的饲料。

翠娥被拖到院子中央，在火把的映照下，显得十分狼狈，头发凌乱，双手紧紧抓着衣衫，脚上的芦花靴趿拉着。王正祥无路可逃，光着身子蜷缩在猪食缸里，腐烂的山芋藤散发出刺鼻的酸味，直往他鼻子里钻。寒冷让他的身体忍不住发抖，骨节轻轻碰撞缸壁，却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

他被拖出水缸，紧接着黑暗中一把匕首刺进他胸膛，他强忍疼痛，发出压抑的呜咽。翠娥突然想起，再过三天就是王正祥的二十八岁生日，也想起了张瞎子算的卦。

“把这小娘子带屋里去。”曹万山的马靴踩过翠娥的脚趾，传来骨骼碎裂的声音，翠娥疼得咬破了嘴唇，惊恐地往后退，一直退到柴堆旁。她看见那件靛蓝色的军装，下面露出子弹袋，那颗曾硌得她生疼的手榴弹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她心中涌起一股决绝，为了王正祥，她要让这颗手榴弹发挥作用。

血腥的气息在她胸腔蔓延，她摸到了手榴弹。这时，一个个士兵上来抢夺，拉扯间，手榴弹的引线被扯断，掉落在窗棂上。

一声鸡啼划破黑暗，王正祥的鲜血染红了那口水缸。翠娥的碎花夹袄和那件崭新的军装，挂在门外的竹竿上，在晨风中飘动，像是两面孤独的旗帜。翠娥领口处用红线绣的“祥”字，只露出“祥”，被鲜血晕染成暗褐色。

江海  
风情

## 废弃物的涅槃

◎蒋栋

在南通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土地上，“嘴脸·实验现场”艺术特展如同一颗璀璨的新星，照亮了我们对艺术与生活的新认知。这个展览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说教，而是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在我们身边，让废弃物在艺术家的手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涅槃。

走进南通韬奋印刷有限公司的旧厂区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魔法世界。那些被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手丢弃的塑料薄膜、瓦楞纸板、金属边角，在艺术家的手中，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，焕发出新的生命。

杨振明老师用废弃包装拼贴出一个个荒诞不经的“面孔”，这些“面孔”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它们背后的故事；周晓云老师将印刷残余编织成流动的装置，这些装置如同时间的轨迹，在空间中蜿蜒伸展；孔魏魏老师则巧妙地重组机械结构，让那些冰冷的工业元件在光影的映照下，展现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。

这些作品像一位位无声的讲述者，向我们诉说着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和对环保的呼唤。在这个被消费主义充斥的时代，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制造了无数的垃圾，而这些艺术家们用他们的创造力，让这些废弃物重新焕发出价值，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是被抛弃的东西，也有它独特的美和意义。

这个展览的选址也别具深意，它位于旧印刷厂，这里曾是南通工业辉煌的见证。张謇先生，这位伟大的实业家，曾以他的智慧和勇气，将南通打造成近代工业与教育的典范。如今，艺术家们在这里用艺术的方式延续着这份创新精神。这种传承和创新，让我们感受到南通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。

这个展览的火爆离不开科技和短视频平台的助力。艺术家们把创作过程搬到了线上，通过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，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亲眼看到废料变成艺术品的神奇瞬间。

而且，AI技术的运用更是让艺术体验变得丰富多彩。观众可以通过AR技术扫描作品，触发动态影像或诗歌文本，将静态装置转化为多维度的体验。这种互动性让人们不再只是静静地看着，而是可以亲身参与其中，感受艺术的多维度之美。

这个展览中最触动我的不是那些华丽的作品，而是艺术对现实的深刻介入。那些废弃包装的华丽蜕变，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习惯，也让我意识到，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被重新利用，而不是简单地丢弃。

旧厂区的焕新也让我感受到城市发展温度。它不是简单地推倒重建，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，让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。这种探索不仅让城市更有魅力，也让我们这些居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归属感。

“嘴脸·实验现场”不仅仅是一场艺术展览，更像是关于文明、生态与技术的温暖对话。